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五目錄

羅讓

樂德教胄子賦

耿恭拜井賦

井渫不食賦

對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可頻瑜

德星聚賦

查客至斗牛賦

畋獲非熊賦

開三面網賦

洞庭獻新橋賦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五

羅讓

讓字景宣舉進士對策高等累官散騎常侍除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

樂德教胄子賦

以育材訓人之本爲韻依次用

至樂之極兮德教所畜德者體中和而定剛柔教者正情性而端耳目旣垂法於國胄亦布政於方族四術允正三
明祇肅所以明俊選之標表所以致才賢之蘊育比師嚴
而道尊信仁行而禮復樂正初協司成理該被其風而道

其志滌其濫而釋其回持筋骸以固束刷性靈而洞開德
義可依異射宮之取士程準斯在同梓人之理材樂且致
之行之廣運內無聲以是託表中庸以垂訓在敬遜以務
時資端慤而待問斯乃成性所臻敦學相因既廣博而克
已抑直易以藩身不待考擊今教備無假拊搏今行醇以
道應物以樂和人事且符於米廩義且暢於成均將俟乎
綺紈之子率變何患乎膏粱之性難馴苟以我於木鐸爾
宜必誠必信苟以我於藻鏡爾寧不智不仁庶居之也洩
洩諒誨之乎諄諄在聲音之道今以律度是維諧和是司

在德教之術兮以友敬爲儀忠孝爲師固舍彼而取此念
鑽之而仰之足使放心精正體道希夷罷鏗鏘於師氏識
明命於后夔寧鼓篋而徒至必摳衣以慎茲俾行乎鄉黨
尊尊長長俾立乎鬻塾庸庸祇祇夫然則寬愿者日益簡
傲者日損習語舞而殊源敦詩書而異壺斯教也教之至
誠天下之本

耿恭拜井賦

以感通厚地神
啟甘井爲韻

昔耿恭躬受斧鉞志清煙塵奮長策以討虜由至誠而感
神於是堅疎勒之壁依澗水之濱據以爲備期乎來賓旣

全史卷之八十二

二

而匈奴奔敗而伺隙澗泉壅絕而不至雖礪乃戈矛而渴
我將吏遂乃處孤城而穿井窺重泉而闕地深餘十丈曾
無一勺之多職長千夫幾敗三軍之事困不見其成績憤
將達於精意俄而外整衣服中懷果敢推赤心於神祇禱
素液於坎窞拜未及起叫天以無辜言未及終觸地而有
感闕其質若俟仁人發其蒙俄成澹淡濯濯執熱祛除積
慘明矣大漢士卒所以歸心惕爾羣胡君長於焉破膽乃
知以精誠激物何物不覃以忠烈靖難何難不戡自我而
來且見不虛其請由中而出孰云先竭其甘是日也飲人

如醴帝教勃焉而光啟蕩寇之功將畧忽爾而元通如燠
如焚既冽清而可食一拜一起遂鬻沸而無窮斯乃道靡
不宏虛無不有諒歸之於感激豈閒之於博厚所以貳師
至境決泉脈於喬嶺校尉臨邊發水源於智井疲羸因之
盡濟狂孽由之遠屏則知在物無必至誠有孚如聲之響
如形之影

井渫不食賦

有浚其井當時未知功已成於岸鑿道尚失於餅羸潤氣
寧發潛源且卑此遇鑿明而足用彼將心惻以何爲蓄利

惟多含清信久幸可漑於鼎鑊惜無施於綆缶塗泥既去
方應用以虛心汲引攸難希有成於假手况復桐色無點
桃陰不生思輒輸其涓滴望無廢於澄泓同美玉於斯將
沽有待比嘉肴不食其味焉呈蓋由混眾雖分處幽多棄
盥漱無及空知冽彼下泉顧盼可期猶謂居之善地淵然
日久望是光臨懼以名徵想貪泉尚酌登諸薦品豈行潦
獨任屬時非於疎勒惜地異於漢陰願先竭以當仁期分
甘苦俟一窺而見愛焉測淺深噫夫穿鑿多勤鑿臨斯及
佇將成於勿幕恐致變於改邑因以纖綆可施一勺可挹

實有備於烹飪之日惟夫深知而用汲

對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論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

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宏化萬方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漏澤於下升中於天周漢已還莫斯爲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毗未遂富庶督耕殖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權酷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啟迪來哲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

契之道垂衣不言悉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功漢元優游於儒術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言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毋悼後害

對臣聞千變萬化聖帝哲王聲烈遐戴者無他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已矣以謀大化而已矣伏惟皇帝陛下垂拱六極始初清明丕揚累休渙發于詔啟天宇而遡古薰至和以拯今咸懷浸沉罔不濡澤誠至正也誠大化也猶復乃遠乃近乃左乃右旁求下問舉薦奔走履眾美而不顯

儲神明其如遺銓邦政之肥瘠鏡人事之善敗優游紬繹以循始終外其牽制常其忌諱恢恢乎輻輳百王之獨致也臣愚智能淺薄不明大體時用之宜術業暗昧不充才識兼茂之稱徒冒萬一觸罪以聞臣伏讀聖策首陳禹拜漢徵之旨求索真之要臣聞上古之君薰能同和不敢自是必求讜諫以諭缺敗用心之過則薄弊其人言之失中則寬容無虞使人上得其情下得流通也後代帝王雖有作者道或外是已實內非言之或臧寥寥無聞言之或違隄防斯至雖科條增設適足張其亂目矣叩擊切害適足

寵其直聲矣聞之失得君之効歟今陛下躬神聖之資痛源流之塞較量至當加迪來今黜退姦邪資謀體要誠猜雄者之所共遠亦狹隘者之所共難凡曰曾臆是皆聳實詳近語直之幸也伏見聖策咨問兵戰商農之道臣請指事而言之臣聞兵者以謀全以氣勝以謀全制度爲神耳得其數則威令格物少能成功失其數則黷武無別多益爲弊寔用不制刑于寓內今國家自兵興以來僅數十年生物以之暴殄人情以之盪違殆握兵者建置失其道歟何者天下之甲兵其數則不廣屯置散地且或至半而兵

柄之臣率好生事不思戢伏貴弄威名則有崇廣卒徒之
員聚擁雉闕之羣厚斂殘下媮取一切要君養敵張軍自
衛望容攻守之至復有懷弱軟以內顧務備蓄以託私倚
行伍之數訖資廩之具外實內虛守以藉之固者及殷而
成之熊一作態而戰之其中未必有也朝廷又影響誅罰索

其効死其可得乎此兵之所以煩而益病也而人之所以
困而不解也大抵不賢者得掌其兵百則思兵千尋掌其
兵千又思兵萬尋掌其兵萬又思兵數萬以因其力以贍
其欲長疑一日之廢代謀萬里之策勲徒仰費於縣官高

疑病於悠久誠何謂矣陛下盍亦慮之乎伏望躬親視其將帥之爲苟非任盡易之不令其凝留而後圖也嚴備其要地之屯苟不切盡罷之不令其廣置而出入也其所閱揀非實不用其所樹置兵精不在多使名弓者必用沓發之巧名劍者必有刺擊之妙名騎者必有超乘之捷名步者必有卒奮之奇自外徂中歸乎一體自然無冗軍無惰人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軍無大半之耗人懷反業之志此減兵之術也富庶之教於是乎生亦何必遠取於古法也然而思戀本之心蠲重賦之困又在於賦稅之道矣臣請

得而具之臣聞古者因地以料人今則稅人而捨地古者任土而作貢今則溢貢而棄土古者均田而抑富今則與富而奪貧是以人口翦耗而不息田畝汙萊而甚曠者非人懷苟且之志樂懈惰之方迫不可忍勢有由耳王者在上量入以出祿食賜與歲養經費必厚下以爲用助而不稅塵而不征亦非無其事也用菽粟藿秸有常稅人不愛也絲枲布帛有常賦人不艱也雖雜以凶荒接以喪死閒以興廢子弟父兄猶復勉勵卒徒不更其業何者制度專也以臣觀之則今之賦稅仍舊貫籍斂不加重而畝畝流

離窮困無告殆執事有殊陛下之意乎必有急令暴賦發
取無厭徭山役海詭求無狀奇貢珍獻希冀無怠託公寄
私崇聚無極於是一水一土一草一木圭要殫利俯權仰
算蒞之官焉專守之刀兵焉商不得回睨農不得舉手旣
奪其利又却其人此而不困孰以爲困權酷之道如是乎
人顧其上猶仇讎安能思戀骨肉乎人視其居猶鳥獸安
肯繫著桑井乎人慳其取猶寇盜安望輕重元本乎所以
遁走苟免死亡不顧財日窮而事日削地益蕪而人益煩
猶前事也伏惟陛下審念之其有不經不度之人不常不

正之調必禁其所萌必罰其所自則奸官濫守慎不敢生
事生生之理阜繁矣陛下又以禮節其情以樂樂其志又
何患乎不復其盛不濟其難臣伏見聖策顧問既往將來
之事臣謹以江淮凶旱之事明之臣聞凡有災傷水旱之
處歷代所說多聞詭隨之詞媚時主必曰帝堯乎有懷山
襄陵之運也成湯乎有流金鑠石之運也是皆曲翫非愚
則誣臣嘗私怪之何不曰大舜乎無雷風霜雹之運也神
禹乎無飛流棼宇之運也不直其詞因循若是天運之時
集變易水旱歲時未爲災也理或失中感動陰陽頃刻爲

災也故精舒謹乎則七年不足懼其咎簡誣輕忽則一日
二日亦未成其災修政著誠端心復德既往之事陛下宜
以此為懲矣然臣之所慮江淮又急者禦災之術將來之
戒復憂於斯願悉數於陛下矣今國家內王畿外諸夏水
陸綿地四面而遠而輸明該之大貴根本實在於江淮矣
何者隴右黔中山南已還境瘠嗇薄貨殖所入力不多也
嶺南閩蠻之中風俗越異珍好繼至無大贍也河南河北
河東已降甲兵長積農厚自任又不及也在最急者江淮
之表裏天下耳陛下得不念之乎屬頃者連郡五十蒙被

災旱長老聞見未之曾有涯脈川澤全爲埃塵草木發爲
烟火糾粟之價重於兼金餓莩之家十有七八聞乞僕於
男女者何暇保其家室乎聞立死於道路者何暇思其糠
糝乎嗷嗷蒸徒展轉無所灰燼狼顧至今未寧且今日狼
顧眈眈狼顧力大勢詘禍欲何圖此臣所爲陛下惜也長
吏者又聞或非良善厚其毒忍療瘡而簡問威剝而自虞
則陛下雖有賑發不輕得及雖有蠲放不輕得獲雖有詔
諭不輕得聞此臣所爲陛下疑也然欲安存緝理斯終何
由以臣計之視長吏之悖理者選其重臣代之不待其爲

蛇爲虺也察郡縣之受災者擇其實以勞之不使其寬而無告也如此則朝令夕悅江淮保全則四嚮賦稅轉輸肩摩轂擊關中坐固而根本不搖猶無凶旱矣臣故曰將來之由在此而已矣臣伏見聖策次問推恩寓令之計夫漢晁錯陳諸侯削地之制謀之至者主父偃獻子弟推恩之令計之術者削地之制行則轉弛爲急七國之難結推恩之令下則強榦弱枝一王之理定猶見之熟與不熟法之漸與不漸在於漸也則寒暑得其相成以暴則天地不能速化求之昔意庶取於今又齊桓之霸國管仲之寓令晝

戰足以目相識夜戰足以耳相聞將取威於鄰敵俾逞志於天下五霸之事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猶羞言之若此者則小國權臣之細術耳臣固不能爲陛下述伏讀聖策次問專委儒術者臣聞聖王在上賢臣在下道德兼濟材智樂備專於上則聰明倍資安有無其效耶委於下則公器相率安有用其私耶然今以陛下之資材清光羣臣其敢及若集事者在陛下必躬必親之謂乎躬之無偏親之有制則垂衣執契亦不爽矣孝元則制自左右非用儒之失也光武則弊及羣下非用課之得也儒近於得而所用者

宜一變其弊若臣所見今之大者政或貴此可得而言國朝自武德已來典章甚明職員甚列官吏甚該備而道不宏政要或未臻者其官非人歟理非道歟畧其大歟錄其小歟臣所謂小者則天官卿采之調閱致驗選書至於一簿一尉一掾之末銓次升降勞而後罷是詳於覈小也及其揣量親人撫字之官又未喻也臣所謂大者天子之庭日相日受軼越倫輩乃有名邦聞邑羣居之柄不階課最是非未聞踪跡賢不肖款言喧嘩隨其所來轉化容易似不留聽是鹵莽於天下也詳覈及小鹵莽及大輕重反殊

使盜名死官之徒波走颺馳惟恐居後狂扇誘掖寵賂爲事以相終始夫復何望夫持尺寸之祿懷輕握微齟齬施爲尚猶不堪况明權不制資藉殺生之柄兼兵馬之眾連數十城之地庸雜橫恣偷居其上何以堪之設曰不堪耳目陰附事亦無由得而聞悔之何益耶陛下得不慎其所授乎臣以爲今之郡縣長帥之官最關生人性命用在百里之父母莫如縣宰君乎千里之父母莫如刺史列城之父母莫如郡統使一得之必小康二得之必中康三得之必大康矣陛下雖不在豉天下之人洽於理乎終亦無由

誠不在多惟慎此三官而已矣臣又聞書曰爵罔及惡德
春秋傳曰官之失德在所納邪惟君無邪則不納邪矣夫
偏聽獨任牽於左右所自邪也小臣大祿制度失中所自
邪也錦文珠玉淫佚充斥所自邪也教令察視壅遏不宣
所自邪也措克聚斂億度於上所自邪也依阿求同徑而
不道所自邪也煩察繳縛弊歸於下所自邪也坐躋仁壽
陛下又何疑乎不得浩然其心此微臣之志也伏惟審察
之伏惟審念之臣伏見聖策終有究旨屬篇之說者臣固
無以道師之說僅能勿墜耳俯仰睿問偃薄無所震其心

熟知不免寧不自勝攀懇之至謹對

可頻瑜

瑜建中時官藍田尉

德星聚賦

以賢人下會德
星上聚爲韻

惟德星兮聚于中天伊賢人兮集于潁川人以文而會也
星不言而信焉彼星惟德彼人惟賢不然安得萃于中夜
格于上元猗歟陳氏德必有鄰展矣乾象應亦如神繫伊
人之所感諒皇天之無親蓋以彰矣星辰旌乎逸人人也
維何賢之眾也星也維何靈之大者人之有感故昭昭而

應上星之不詔亦煌煌而臨下于是太史既奏潁川斯會
賢之生兮五百年中賢之聚兮五千里內星見而粲粲爛
爛人集而無小無大至若雲開天碧迴然可覲接青漢之
皎皎含白榆之厯厯參差其貌炳煥其色九霄列而再揚
光芒萬里視而不違咫尺既含曜而應物亦昭賢而表德
觀夫天經嘒彼德星稟物高遠垂象青冥五緯不能亂其
色七紀不能雜其形明麗乎天則高而可仰光燦于夜亦
爛而有靈且其賢者人之所重星者人之所仰伊賢之契
星猶影之與響者也是故星垂天際應彼潁上克明克信

不忒不爽拂皓月而火微點晴空而珠朗借如三星現而在戶五緯聚而表祚氣冲斗而劔出客犯斗而槎度少微興處士之憂熒惑感景公之懼曷若乎名實可久古今是慕也則那抑賢人之聚

查客至斗牛賦

客有遠人寰家海汰聲銷迹卷兌塞巧絕浩然太素之和氣勁然喬松之全節當鬱島以閑安就靈濤以怡悅喜仙查之千里每秋風之八月知必至之不欺乃乘流以長發爾乃制芟俶裝舂菰裹糧以晝以夜若行若藏沈浮于渤

滿之中央蕩搖乎輦軋之大方豈靈怪之厯討實險阻之
備嘗獨出於有閒之世轉入於無何之鄉聽不聞其聲類
馮異之依大樹久乃有所遇若伊尹之在空桑乘悠遠兮
不知其行道渺瀰兮無遺其跡人與木兮俱浮天與海兮
同碧次黃道之的的穿白榆之厯厯反不記其所從又焉
知其所適飲牛於津者誰子弄籽於室者何人軋軋有聲
續綺縞兮如雪盈盈不語粲明眸兮若神忽睥眦以相顧
雖婉孌而不親既持石以贈子令致問於嚴遵當是時也
星則知客犯爾位客不知星則吾身何碧空之無涯乃飄

然而獨往非智力之所及實風波而是仰昔未乘查也則在地而成形今之乘查也則在天而成象若不資巨浪之潛運安得排青冥而直上倬彼星漢自天而垂澹橫河之清淺皎列宿以參差客無查徒勞動而事何可濟查非客雖往來而世莫之知信其致人於霄漢者不必輕舟迅楫之力忘情於夷險者亦無波臣川后之欺吾既異此事乃斯焉而賦斯

改獲非熊賦

以有開必先是
膺明盛爲韻

改者所以講武賢者所以輔弼能順時以宏閱逢名世之

閒出得賢於蒐狩之場效獲乎霸王之術且以展時巡之
明義昭至化之陰騰將入林之有期寧卽鹿而無必哉是
以賦車攻練吉日駕駟牡之旣閑儼七駟以齊蹕於是列
卒滿路張罟竟天傾藪刮野搜林蕩川小殷湯之教祝同
周文之獵賢治國之規必聞獻可從禽之樂寧假獻豸如
斯則沃心之期乎說啟乃入夢之知夫兆先觀夫獵車未
貫大綏將弭得賢之繇旣符非熊之姿宛是馬足不極皮
軒遽迴解雲羅之周布廣天仗以全開用割鮮之能我則
曾事於屠釣誇染輪之味我則將和於鹽梅且夫博采爲

聖旁求斯盛寧知校獵之遊更展弓旌之命白駒皎皎無
煩空谷之維束帛彣彣不待中園之聘薄狩有隙畋遊有
恒陳虞箴以炯戒得呂望以光膺馳騫乎道德之圃故逸
飛之遺走將賢能之是擇在麋鹿而何有十旬失位悲夫
洛汭之歌三品充庖詎比渭濱之叟此威容兮我武旣成
彼非熊兮惟時之英來儀則邁種靡怨佐理則日月宣明
盛哉三驅之致用也永代垂聲

開三面網賦

以仁聖之道
開三面爲韻

湯旣有殷聖德日新敬畋遊必因於無事取禽獸不爲乎

資身於是設無私之網當去殺之辰加一目而雖期於用
開三面而蓋取諸仁乃言曰遂爾之性啟子有聖悲羅者
之所重傷詔虞人悉除其令恢恢雖設不爲四校之防蕩
蕩無疑必遂三驅之命是用施諸大麓祝以嘉辭舉數隅
而罔煩曲取當直道而豈假周維故得獸安狂顧鳥釋危
疑弗慮弗圖自樂已生者足矣若亡若存不用吾命者繫
之當夫蒐狩有常稼苗是寶將遂乎驅逐豈煩乎窮討所
以釋從禽之利以絕一源解竟野之罟欲窮諸道遂得行
無所阻物不懷猜念羣生而東西必遂嘉眾路而遠近咸

開弱羽飛空未見觸絲之患微行走地曾無繫足之哀故
曰聖道克美深仁及此雖有畋獵而無荒雖有置罟而必
弛所以冠百王而不忤歷萬祀而無慙正其德而惟守一
用其網而必去三芳隨事遠化與恩覃則里革斷罟之心
庶修遺美西巴放麝之感足繼清談今天子意在蒐田志
清郊甸庖羲之網屢設成湯之心未變已焉哉誰能述三
代之所興庶可垂永於南面

洞庭獻新橘賦

以湖海清和遠
人修貢為韻

洞庭之遠兮亘全楚而連巨吳路悠悠以窮塞波淼淼而

平湖遠國之奧壤中華之外區風土所宜兮四方各異珍
果斯出兮諸夏或無至於白商謝元律改風落瑤林寒生
窮海枇杷落而將盡荔枝摘而不待然後浮香外散美味
中成照斜暉而金色帶晚潤而霜清圓甚垂珠琪樹方而
孰可味能適口玉果比而全輕在禹貢非他於周制則那
充厥包於林下發使者於江沱襄橙不得而雜楚柚不得
而和所獻者皆歎其美所貴者不以其多歲崢嶸而已晚
路崎嶇而自遠齊萬物以全入離本枝而不返其價可重
其味可珍固綠蒂而未變施素錦而猶新若夕發於南國

已朝奉於北辰匪雕飾以自媚實羽翼以因人獻芹者既非其匹敵獻桃者何足以等倫豈比夫江北則枳江陵則洲隨檀黎而莫遂備職貢而無由同碩果而已矣望君門兮阻修美哉植物斯多結實者眾斯橘也裁則隔乎淮浦生則主乎雲夢獨專美於當今及歲時而入貢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六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嚴況

武成王祀典議

李異

請於郴州鑄錢奏

駁尚書右僕射鄭珣瑜諡議

又議

請符載書

再請書

第三書

衛次公

渭水貫都賦

劉元佐

勞高彥昭書

竇泰

沉雨停朝參奏

趙元一

奉天錄序

尚華

上高中丞狀

朱泚

遺弟滔書

朱滔

移諸道牒文

劉闢

如石投水賦

古之奇

縣令箴

為朱泚署坊市榜

洪經綸

大岷山銘

趙贊

請以箴表等代詩賦奏

常平倉議

唐故贈太保張公神道碑

薛珏

請禁淹留館驛奏

柳峴

故莫州長豐縣令李君墓誌銘

劉濟

涿鹿山石經堂記

胡堅

得鹽井水土表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六

嚴況

況貞元二年官尚書右司郎中

武成王祀典議

謹按李紆所奏援引訓典比較禮度祝文輕重之殺獻官
尊卑之節誠至當矣推而廣之抑未盡也夫大名徽號先
聖所以褒前哲令德之人謂其言可以範圍其行可以施
百世其業可以振千古苟未至也則不虛美其於太公兵
權奇計之人耳當殷辛失德八百諸侯皆歸於周時惟鷹

揚以爲佐命在周有大功矣於殷謂之何哉祀典不云乎
法施於民則祀之如仲尼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
定禮樂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後王及學者皆宗師之可
謂法施於民矣貞觀中以其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廟開
元中漸著上戊釋奠之禮其於進寵不爲薄矣上元之際
執事者苟以兵戎之急遂尊武成封王之號擬議於文宣
王優劣萬殊不可以訓禮不云乎儼人必於其倫太公之
於聖人非倫太史公以韓非與老子同傳民到於今非之
高祖封韓信爲侯自恥與絳灌等列况聖朝褒美之稱其

可雷同乎愚以爲宜去武成及王字依舊令爲齊太公廟人無閒言矣享獻之事餘依李紆所奏

李巽

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調補華州參軍登拔萃科順宗朝官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遷兵部尚書徙吏部元和四年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

請於郴州鑄錢奏

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差官校覆實有銅錫今請

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採銅鑄錢每日約二十貫計
一年鑄成七千貫有益於人

駁尚書右僕射鄭珣瑜謚議

夫謚所以昭德也德旣昭矣則文無以加焉故相國鄭公
端操特立寡言慎行及居台司有蠲逋恤人之美有知難
不汙之節雖無文若之進拔無孟子之是非無賑施之仁
無蹇諤之義然足以稱賢相也夫文者大則經緯天地次
則潤色王猷周文以至德爲西伯季孫以道事其主咸謚
曰文爲美無以尚也亦焉用兩字然後爲備哉竊觀兩字

之謚或有兼德一字不足以盡盛德之形容故有兩字生焉然亦興於近古非三代兩漢之事也夫舉典之道信其正不信其邪春秋之大旨也則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鄭公之謚爲文足矣焉用獻哉爲獻可矣焉用文哉兩字兼謚竊所未諭請下太常重定謹議

又議

議曰鄭珣瑜兩字之謚今太常請依前謚曰文獻者夫謚者春秋褒貶之旨也仲尼書法隨類推廣雖一字褒貶其文猶博蓋欲指明事業以昭示後代俾後之人懲其惡勸

其善故不可苟夫諡一字正也堯舜禹湯周公召公是也
兩字非正也故諡法不載或人臣不守彝章苟逞異端威
烈愼靚是也或時主之權以功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
房元齡魏徵是也不當加而加僭也孔光劉寬薛元超李
元紘是也三字過也貞惠文子是也亦諡法所不載也古
今無有也公叔文子諡衛君之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卽
記之失也以一善加一字卽堯舜禹湯當累數字以爲
諡也夫禮記者非盡聖賢之意也非盡宣尼之所述也當
時雜記也昔后蒼爲曲臺記其弟子戴聖增損刊定爲小

戴禮今禮記是也若盡宣尼之所述卽戴聖豈得而增也
昔宣尼修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詞以知禮記非盡宣尼所
述故戴聖得以增損也則貞惠文子之諡衛君亂制也古
今無有也非宣尼所述又何足法哉鄭珣瑜和茂修整始
終無闕可爲美矣至於議行考功而度越等輩比於鄧文
成梁文昭魏文貞則不侔而謚號無差輕用國典失春秋
之旨矣向者鄧梁數公皆經綸草昧輔翼興王以道輔君
致於化洽彰灼千古言之者凜然生敬而以珣瑜齒之豈
無愧於心哉夫數公者皆時主感風雲之會懷謨明之美

故加於常典以明其德亦所以篤君臣之義也然非正也
權制也若後之人非數賢之比則當循常以避數賢地也
其劉仁軌薛元超李元紘加字之諡皆黷國典而昧彝倫
言之可爲寒心豈當舉之以爲訓也其餘姚元崇宋璟劉
幽求或輔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殉難成中興之業
又豈珣瑜之以典選爲進善以辭疾爲嫉惡耶皆尚口僞
辯非守典確論也夫以典選者皆爲進善耶若然者則國
家有天下二百年何裴行儉馬戴盧從愿等數賢獨見稱
於時也循資署置謂爲進善異乎余所聞也又珣瑜之病

數月而終豈僞疾耶借使僞疾尤可怪也昔子路之冗食家臣有殺身狗難而珣瑜履台輔之重當危難之際平居則饗其高爵厚祿見危則奉身自保以此爲是非之明卽董狐之書趙盾爲妄作也珣瑜之辭疾可責於太常舉以爲德信君臣之義非常人所知也珣瑜之下詰李實誠中其疾可謂美矣然則珣瑜自始筮仕至於啟手足垂四十年歷諫職持風憲其忠規激發恐有過此者今太常舉其下詰李實未爲多也謂爲謬者衆矣豈能使汲黯魏徵有慙色哉前吳議云三代兩漢無二字之諡此未學之過

也無荀文若之進善無孟軻之是非無文子之賑施無周舍之謇諤以珣瑜之行清而無闕可爲掩之不足辯也今所議兩字之諡亦又不當其議固不足斥也前巽之言過矣但兩字之諡加等之美以蕭何房元齡言不在珣瑜也巽雖不敏至於言諡美以感人聽此嘗所激切而不平也終不欲有僭齒於蕭何房元齡之宗又不欲有造次擬於魏文貞姚元崇宋璟劉幽求之讜言悟主茂績殊勲也夫前車之覆後車所以易轍也前有司之失後有司當有以矯之也不矯之則逶迤遂達以至亂制此有國之誠也威

烈慎覲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之同於禹湯文武蕭何
霍光房元齡魏徵前有司之過後之專筆削者宜有以矯
之也不矯之典禮寢亂矣有司不可以尤而效之也不可
以黨所見而遂僭典也鄭珣瑜兩字之諡請下太常重議
若一字不足盡珣瑜之盛德必須兩字則敢俟再告謹議

請符載書

數月不面延企爲勞夏首漸熱惟動履安勝吳弊脣推遣
疑昨者不揆薄劣輒上薦賢之書恩命拜足下太常寺奉
禮郎充南昌軍副使官告已到惟增感慶吳不任忻愜足

下義高德茂文藻特秀棲遲衡茅之下藉甚寰海之內信
儒者之徽猷聖朝之公器而元纁束帛偶未至者蓋匡阜
則邇符君甚遠吳謬臨此地間接清風激揚多矣向非章
疏上達則麟足無由絆然奉常之拜亦吾子他日九層之
資也但以俯俸吾軍爲執事者之累幸當猥降允副夙誠
冀卽傾展差浣勤矣謹差押衙任進朝奉侍官人馬馳狀
進迎

再請書

使至奉覽來疏何乃華其詞潔其志未酬所獻壹至於是

區區之意竊有所未然足下之所然也夫洪鐘遇扣大小必應良劔赴剗泥玉一切知己許與有類於斯細詳足下之旨徒仰矯榮命俯稽誠禮其所難者但慮側猿鳥之目咽澗泉之溜何嘗以阻鄙夫之誠爲念辱衆君子之望爲意乎且足下之守儒行也亦嘗聞尼父以司寇爲汙已俾升堂者細百里而不宰乎然丈夫立身之本正在執德義樹功業而已今足下德義已著而功業未樹其在忽歲月而貪疎曠時至而不行也以足下才德之美僕素高山仰之豈不能薦足下於朝立可觀之地矯翼霄漢躍鱗清流

以成雅志哉意之所趣輒有所在方今聖主聰明春秋鼎盛百王術內六合掌中而近郊跋扈尚或乖化夫主憂臣辱抑所忿憤故僕私心期足下於遠圖大計耳謹當虛心假寐灑埽庭館奉候而已且今之惠然猶往之見辱無屑意也屬簡書有畏不果躬詣所居幸垂見悉

第三書

再馳狀皆損還答承抗跡未降虛懷猶鬱足下有器業可
以資時松筠之質有異蒲柳然白駒驟過良時易晚昔夫
子從政亦不待韋編三絕况僕虛薄忝承朝寄懼於覆壓

寤寐良賢實冀推明道德俾助薄劣故延仰之誠有加常
旨敢更誠情所望虛副幸甚諸已再具故不煩云謹差散
將葉公著敬候并官告衣服僕馬等延首北睇以得爲榮
惟垂昭省不宣李吳重簡

衛次公

次公字從周河中河東人第進士累遷殿中侍御史憲宗
朝進尚書左丞以檢校工部尚書爲淮南節度使元和十
三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傅諡曰敬

渭水貫都賦

以帝王建都取
諸上象爲韻

清渭天鑿名都王制貫金城千里之域寫銀河九霄之勢
同穴發源眾川潛泄分黑水以渺漫遶黃山而迢遞水能
濟物用導於中州君德配天故法於上帝都之會也皇皇
渭之流也湯湯異東西之漚澗非汲引之沮漳夏后濬川
分流非肇於伯禹秦德王水貫都必因於始皇照雙鳳之
丹闕架長虹之飛梁褰裳者不勞於揭厲濯纓者何必於
滄浪泛彼樓船掩橫汾於武帝濱之釣叟感八兆於文王
且夫前王酌憲惟皇都之所建度地有孚因貫渭之上腴
曲抱乎周原秦野旁臨乎八達九衢旣流行以紅粟誠輝

煥乎黃圖則知八水皆流豈清於渭水五都並制莫大於西都原夫渭者雍之巨浸都者人之所聚天垂法君必取曳雲閒之清渭何殊雲漢移天上之紫宮洞開天府及乎縈流一帶中派紆餘蕩元氣澄太虛稽前典而備矣於名川而舍諸豈惟積潤於庶物固亦近壯於皇居至乃春景澄廓晴霞朗暢涵萬象於影中渡牽牛於波上客有觀光者於茲而寫望美夫取法可仰因天垂象疏紫陌而逶迤流丹霞而蕩漾周公卜洛雖云風雨所交秦后貫都實謂膏腴之壤惟洪業之永固與渭流而彌廣

劉元佐

元佐滑州匡城人少從永平軍爲牙將建中初充宋毫穎
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汴宋節
度使陳州諸軍行營都統本名洽至是賜名以尊寵之貞
元三年爲養子樂士朝酖死年五十八贈太傅諡曰壯武
勞高彥昭書

宣武者天下咽喉國家之襟帶元凶傑逆竊弄神器洽與
五軍大戰幾落姦便走馬奔馳分爲擒虜昔燕昭王收燕
之餘人欲報強齊雪先人之恥折節下士卒招賢俊築壇

拜節郭隗爲師於是樂毅自魏而至燕國旣安人民樂爲用也以樂毅爲上將軍糾合諸侯共伐齊下其七十城今洽爲國除殘去害天借賊機官軍不振賴中丞異代閒生夷凶翦暴心貫白日功高一時請迴洽官爵並與中丞

竇泰

泰貞元二年官御史中丞

泥雨停朝參奏

准儀制令泥雨合停朝參伏以軍國事殷恐有廢闕請令每司長官一人入朝有兩員并副貳亦許分日其夜甚雨

至明不止許令仗下後到外廊食訖入中書其餘官及王府長官並請停朝任於本司勾當公事泥雨經旬亦望准此

趙元一

元一德宗時人著有奉天錄四卷

奉天錄序

緬尋太古之初真源一味自然朴畧不同浮華雖垂不載至軒轅氏征蚩尤而廓清四海帝舜黜有苗而定萬邦逮乎三王則弔人伐罪暴秦則并吞天下漢高祖夷凶靜難

光武討叛懲姦魏武破袁紹晉武滅苻堅宇文氏破高歡
普六茹氏平陳國太宗擒王竇肅宗定安史故曰亂者理
之源失者得之府法今施而逆子誅春秋書而賊臣懼建
中四祀朱泚作亂居我鳳巢忠臣義士身死王事可得而
言者哉咸悉載之使後來英傑貴風義而企慕承危伺隙
與時浮沈者其徒非一正史備書故闕而不錄志懷問鼎
者不敢漏網夫簡書直筆直言無矯無妄欲使朱藍各色
清濁分流質而不文焉敢潤色恐史筆遺漏故備闕也李
忠臣三朝名將忽爲叛主之臣洪經綸累代通儒乃作趨

時之士其餘源休蔣鎮之輩敬忠日月之徒蓋屑屑者何足道哉每思南史之筆班馬之作莫不廢食仰歎且洪流壞隄猶可塞也烈火燎原尚可撲也逆臣賊子難可邇也睹此妖孽搖動中原莫不痛心疾首是用書之簡素使好我者慕惡我者懼元一代居關右世業三秦親覩欃槍媼妍必記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身乖事主而心荷聖恩每覽嵇紹紀信之高義感千載而仰慕尋淖齒王敦之遺跡思奮劔而快心疾惡之志不忘寤寐起自建中四祀孟冬月上旬三日涇原叛命終興元元年孟秋月中旬有八

日皇帝再復神都於中可否總紀其事也夫史館之筆才
識學也苟無三端難以措其手足元一不敏敢竊鳳凰之
一毛以效麒麟之千里獨學而無知孤陋而寡聞跡不踐
於孔門文有慙於先哲輕塵罕增於巨岳墜露無益於廣
川輒申螢燭之光將助太陽之照述而不作有媿老彭冀
革前非用警來祀云爾

尚華

華德宗時人高彥昭爲寧陵西城都知鎮遏使辟爲判官

上高中丞狀

城於西北壘道更高左擊右攻平視城內日夜交戰以棚
爲牆鋒刃相持不踰咫尺伏惟僕射去食存信救此孤城
遊魂之年返骸之日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朱泚

泚幽州昌平人以蔭籍爲李懷仙部將大厯七年拜盧龍
節度使封懷寧郡王入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屯奉
天遷檢校司空隴右節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
馬事德宗立改鎮鳳翔加中書令進拜太尉涇原節度使
姚令言督兵討李懷光過闕下兵叛迎泚入宣政殿僭位

改號既爲李晟所破走保彭原西城斬之年四十三

遺弟滔書

昔文王囚於羑里終王八百之基殷湯繫於夏臺後有解網之頌吾頃典郡四鎮蕃夷戰懾唐主不察信諂諛之說吾懼姦臣之禍便奪兵權雖位列上公詔書繼至情懷恍忽百慮攢心何期天道盈虛五運更代物極則返憂極歡來歷數在躬以登寶位涇原四鎮士馬爭驅隴右鳳翔獻書繼至三秦之地指日剋平吳蜀之間已令宣示河北一路用卿殄除布新令以示之推利害以誘之懸爵賞而招

之張皇威而逼之驅鐵騎以臨之橫行洛陽與卿大會於
定鼎

朱滔

滔幽州昌平人兄泚盧龍節度使滔勸泚入朝遂權知留
後兼御史大夫進檢校司徒領節度賜德棣二州封通義
郡王田悅叛滔及王武俊李納同謀滔自號冀王旣而與
武俊有隙武俊擊滔敗走還幽州上書待罪詔免之貞元
元年死年四十二贈司徒

移諸道牒文

今月八日大秦皇帝已登寶位關西四鎮應款附請爲臣
妾惟奉天孤城危同累卵不有廢也將何以興今披讖應
圖則鼎新之兆先也同夫夏俗待我后以來蘇今發突騎
元戎四十萬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長驅北
至洛陽與皇帝會蹕於上陽宮牒魏博恒冀等州將士卽
宜擁節歸朝達於先覺必使勲流奕葉榮及子孫如或固
守窮城不識天命必使覆巢破卵易子析骸請看今日之
長安竟是誰家之宮闕太山如礪可知非石之言秋日麗
天不易勤王之意

劉闢

闢字太初貞元中擢進士宏詞科佐韋臯幕府累遷御史中丞度支副使永貞元年臯卒闢主留後諷諸將上表徵旄節授檢校工部尚書充劔南西川節度使又求都統三川遂舉兵圍梓州宰相杜黃裳薦高崇文李元奕等討之元和元年九月闢遁走擒送京師誅之

如石投水賦

以仁義忠信公平能諫爲韻

聖之求賢也詳明水之受物也柔順石遇柔而不阻臣侯明而必進漢祖興兮昌言納留侯輔兮皇威振喻石水以

興詞配鹽梅而稱雋堅脆性異應廣納而來投尊卑禮殊
致精誠而取信伊水爲體旣清而平猶君爲德旣貞而明
石豈自投假海納之宏量臣非苟進由天聽而察誠用率
於有類將感於無情虛而受者其理遠含而容者其道行
何幽邃之能閒奚渺瀾之足驚夫國之勃興必多賢智繼
九臣之跡膺三傑之義煥發英藻呈龍章與鳳姿敬宣嘉
猷謂嶽生而天賜豈不由山有巨石水有通津忽擊流以
澎湃俄荅響於瀟淪雖源深流長乃入無不至而體柔處
潤則托有所因移他山之貞質依上善之全仁夫水石之

奧旨與君臣之等倫今天子端居穆清時和海晏念投石之契爰求秉鈞思箴闕之規載徵驟諫由是如石之義敬投水之情通彼以誠應我亦符同懸天爵之榮獲斯人瑞尊五嶽之禮視乎上公恒啟沃以爲志方清明而在躬比石固業欽賢績功儻或水不周容石乃無由寓質君不虛已臣則曷能推忠可以垂誠訓可以流德風則知聖旣作今政惟恒石旣投兮賢必澄敢獻良哉之詠願揚美於廉能

古之奇

之奇寶應中進士馬燧辟置幕府後汙朱泚僞命爲兵部員外郎

縣令箴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則人殘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爲涓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福豈無種鏡不自照祇能鑒物人不自知從諫勿拂愆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災愆縱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者恥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宜

克念願在深思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
無爲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無成不成過客箴士冀申
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
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爲朱泚署坊市榜

奉天殘黨蟻聚京畿重傑等仍敢執迷拒我天命朕使偏
師小將果復敗亡觀此孤城不日當破雲羅布網無路鳥
飛鐵釜盤魚未過瞬息宣布遐邇各使聞知

洪經綸

經綸建中初爲黜陟使朱泚反僞授太常少卿

大岬山銘

登於大岬命所經過頂凸坤儀根壓洪河天生忠良濟物
宏多山靈河神俾環海戢戈

趙贊

贊建中時爲吏部郎中黜陟使貶播州司馬貞元中位戶
部侍郎

請以箴表等代詩賦奏

箴論表贊代詩賦仍各試策三道應口問大義明經人明

經之目義以爲先比來相承惟務習帖至於義理少有能
通經術寢衰莫不繇此今若頓取大義恐全少其人欲且
因循又無以勸學請酌舉司舊例稍示考義之難承前問
義不形文字落第之後喧競者多臣今請以所問錄於紙
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旣與策有殊又事堪徵證憑
此取舍庶歸至公如有義策全通者五經舉人請准廣德
元年七月勅超與處分明經請減兩選伏請每歲甄弊不
過數人庶使經術漸興人知教本

常平倉議

伏以舊制置倉儲粟名曰常平軍興以來此事闕廢因循未舉垂三十年其閒或因凶荒流散餓死相食者不可勝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者蓋謂能行輕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極以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官糴鹽米雖經頻年少雨米價不復騰貴此乃卽日明驗實要推而廣之當軍興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儲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量請於兩郡并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

下至數十萬貫隨其所宜量定多少惟置斛斗疋段絲麻
等候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權其輕重以利
疲人並請諸道津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
每貫稅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
平本

唐故贈太保張公神道碑

貞元三年秋七月壬申丞相張公薨於位冬十月乙酉

闕二

字
於闕

直其北一里嗚呼往而不作哀可極也歿而不朽

德之盛也公諱延賞字延賞河東猗氏人漢

闕

部尚書中

書令贈

關二

都督諡曰恭肅光輔

關二

成開元之理公三

關

臣器公而薦

關二

本名寶符元宗召見奇之且思恭肅

之德故錫茲嘉名解褐

關

太師苗韓

關三

碩德深於知人

見

關一

歎異申以姻好及

關一

山作難公

關

城邑公有

關五

字

鎮北都公

關二

倅兼副尹守入拜給事中襲封河

關三

節度兼

關七

書建中

關二

起輦轂駐蹕近郊以公

關一

力

竭

關

時都邑

關七

倚重於蜀故

關二

仍領遙

關二

計

乘

關

寇戎

關十

危羣心尤切

關

聽遠邇相

關三

之化時情

所屬

關

弔賻有加

關二

護喪事

關

聞

關一

震

關四

泣云爾

太闕黍繁

闕一

躬為律度

闕二

知禁德禮

闕

康之

闕三如

東周之禮其在荆楚也

闕

遺愛成頌皆因俗施政而同歸

於中其

闕

奪其

闕五

昔方叔山甫成中興之業而

闕二

因

時

闕

若星辰

闕一

穹若山岳斯可謂歿而不朽者夫詩云

惠此中國以

闕

備盡無違之孝遺令薄葬布衣瓦器以終

予志祁國夫人太師之

闕二

德輔

闕

目所及皆為實錄其

詳則制詔璽書歷鎮碑記及家傳備矣今

闕

太保受氏滔滔其流本系軒轅胄分留侯

闕

皇天太保嗣

烈克光前人勤勞王家宏濟艱難外危我將內

闕

種厥德

閭閻懷思周愛甘棠荆淚空碑况乃松檟

闕四

崇山

闕一字

石終卜

闕

薛珏

珏字温如河中寶鼎人累遷楚州刺史建中初拜司農卿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請禁淹留館驛奏

當府館驛準永泰元年三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第五琦奏使人緣路無故不得於館驛淹留縱然有事經三日已上卽於主人安置館存其供限如有家口相隨及自須於

村店安置不得令館驛將什物飯食草料等就彼供給擬者伏以承前格敕非不丁寧歲月滋深因循久弊今往來使客多是武官踰越條流廣求供給府縣少缺悔吝坐至屬當凋殘實難濟辦况都城大路耗費倍深伏乞重降殊恩申明前勅絕其僥濫俾懼章程庶郵驛獲全職司是守

柳峴

峴貞元三年試太常寺奉禮郎

故莫州長豐縣令李君墓誌銘

唐貞元三祀五月故長豐宰李君丕卒於幽州潞縣嗚呼

逝水古今悲夫公隴西人也世襲軒裳地清才幹曾祖知
禮宣州司功參軍祖懷璧汴州陳留縣丞考某許州鄆陵
縣令公灑然深心抱義育德士林咸器重之乃昌言薦於
元戎遂徵辟爲潞縣丞佐理高標令名遠著後墨綬長豐
化百里之風樂四人之業俄改任莫州司法參軍蘇息萌
隸鈴鍵奸譎凡登仕踐位時議茂宰良掾也每處其厚不
居其華果行溫良發言砥礪豈期餘慶罔祐而禍兮有階
故鵬鳥作孽二豎爲祟沈疾於故林私第卽代之日春秋
六十有三無嗣夫人元氏晝哭靈帳恨無三從傷肝膈之

痿憤痛終身之悻獨長女適河東柳氏名峴試太常寺奉
禮郎感深仁之厚恩盡半子之禮節力窆棺觀手植松槐
扶塗車封馬鬣粵三年建子月葬於縣之南三里潞州之
右託一片之琬玉紀平生之徽猷俾山壑之變風烈有遺
而爲銘曰

屹然孤墳長城之東死生永隔天地不同于嗟英靈窮泉
之中悄悄原野旦暮悲風

劉濟

濟字濟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忸子第進士嗣節度貞

元中累遷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檢校司徒
元和初加侍中兼中書令濟疾次子總酖殺濟年五十四
贈太師諡莊武

涿鹿山石經堂記

我大唐十有一葉皇帝繼明照宣

關二字

光被四海神人以

和逮今已丑歲凡五祀矣方隅守臣樂其休明天地大德
罔知攸報濟封內山川有涿鹿山石經者始自北齊至隋
沙門靜琬睹層封雲跡因發願造十二部石經至國朝貞
觀五年涅槃經成其夜山吼三聲生香樹三十餘本其年

六月瀑水浮大木數千株於山下遂構成雲居寺焉既而元宗開元聖文神武皇帝第八妹金仙長公主特加崇飾遐邇之人增之如蟻術焉有爲之功莫此而大濟遂以奉錢爲聖上刻造大般若經以今年四月功就親與道俗齊會石經峰下飯等香積而法雲蕩空會同華嚴而花雨滿地金篆玉板燦如龍宮神光曜日宇宙金色於是一口作念萬人齊力巖壑動鸞鳳翔或推之或挽之以躋於上方緘於石室必使劫火燒而彌固桑田變而不易或資聖壽壽願比於崇山緘於石經經願延於沙界鴻祚景福聖壽

無疆幕府眾君子同稱讚之時元和四年四月八日記

胡堅

堅貞元九年左神策鹽州行營節度使

得鹽井水土表

初城鹽州鹵中獲懷土又置烽堡水路迴遠卽時有兩廢
鹽井悉生鹽事符聖德可謂天贊請付史館